

陳浴新著

宣傳戰

陸軍大學校印行

宣 傳 戰

(非 賣)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

編 著 者 陳 浴 新

校 閱 者 鄒 燮 斌

印 行 者 陸 軍 大 學 校

鄭序

世界愈文明，則人心愈巧詐；物質愈進步，則戰爭愈擴張；在歐戰期間，由一線配備進而爲數線配備，由平面戰爭進而爲立體戰爭，可以知矣。方今科學昌明，一日千里，則將來戰爭方法之愈出愈奇，戰爭手段之愈演愈妙，戰爭形式之由單純的而入於複雜的，戰爭力量之由有形的而進於無形的，更可知矣。浴新學長，學問精邃，自肄業最高軍事學府以來，心得益進。近著宣傳戰一書，余於其脫稿之後，付印之前，獲讀一過。書中方法之完備，見地之高超，理論之確切，迥非尋常著作可比；至於材料之豐富，敘述之透澈，文字之美化，皆其小焉者也。所言在平戰兩時之宣傳，如何可使自國羣衆同情於我？如何可使中立國以至於敵國羣衆同情於我？以及宣傳工具與秘密交通路之利用，反宣傳

法之運行等等，無論在現代戰爭，即將來戰爭進步至任何不可思議之程度，均無不適合需要。孫子曰：『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』楚莊之霸也，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；是書殆治孫子楚莊之灼見爲一爐焉。現代各國研究軍事學術，近之如日本，遠之如英，美，德，法諸邦，莫不悉心殫慮，精益求精；然各種軍事書籍，汗牛充棟，獨於宣傳戰之研究，迄未見其完善之本；則浴新是書，實不僅開吾國出版界之新紀元，其價值不言可喻。夫今後戰爭，軍隊不過戰爭中之前鋒，而欲收戰爭最後之勝利，則非國家總動員不爲功；換言之：即全國國民，直接的或間接的，皆爲構成戰爭之重要成分。進而推及其他：政治則曰全民政治，經濟則曰國民經濟，外交則曰民衆外交，固無不與國家總動員同一實質也。然則今後戰爭上需要運用宣傳，今後一切內政外交上，又

詎不需要運用宣傳？昔者，趙普謂『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』，吾知是書既出，則政治家謀國之方針，外交家拆衝樽俎之手段，與夫軍事家之指導戰爭，皆了然於基礎上之共同工作；其爲慶幸，豈僅陸大同人而已哉？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六日，長沙鄭兆熙。

宣
傳
戰

李序

在我，每每感到一個治軍學者的需要未曾滿足；就是說：對於我們現在所研究的『戰鬪綱要』與夫『統帥綱領』，在未來戰爭的勝利上，發生若干的懷疑。這，與其說是一種過分的要求——一種奢吧，其實是生命之流觸着礁的時候的自然響聲，正和一個治法學者最後要求到社會道德律一樣。

朋友！你瞧！人類不是在向着新的，健全的，和大同世界伴侶着的最高法則——社會道德律一步一步地爬嗎？那麼，那兩隻眼睛放射着探海燈似的光的法學家，於是乎坐在一旁微笑了。同樣，你又可以瞧！隨着生命之流的響聲而起的一道金光，使我們懷着一種新願望的治軍學者都露出了十分滿意的笑容！朋友！你知道嗎：我們這纔相信在未来戰爭中的勝利了，假使我們能夠把

陳浴新先生新著的宣傳戰熟讀而運用之的話。

在我們同學當中，陳先生最富于理解力。他在軍學上有不少的貢獻；陸續地在陸大週刊和其他刊物上，已經使多數人認識了這個新時代的軍學家——其實他不祇是一個單純的軍學家。宣傳戰，不過是他的偉大作品中之一個更充滿着創造性者。

我的幸運，使我能在宣傳戰脫稿之初就讀了一遍；自然，這樣一個偉大的創作，豈僅僅讀一遍便能全部了解？但是，一個概念已經深深地印在我腦板上了。我覺得：對於這比別人先讀一遍的權利的報酬，應當是要使以後一切讀者，在未讀之前，得到本書一個概念；因此，我寫幾句話在這裏：

（一）『宣傳戰』是文化戰的方式。陳先生說：『宣傳戰之最大要訣，在創造適宜之雰圍氣。……此雰圍氣之所以有此偉大作用

者，蓋得力於羣衆心理傾向之切合也。」（本書頁四十至四一）他又說：『大斧弄於班門，則鄙者衆；陽春白雪歌於郢中，則和者寡；故宣傳方法，不可不隨對象之知識程度而變化也。』（本書頁四四）因爲所謂文化戰，乃是以人類同情爲武器，以文藝政策爲陣形，從而構成的精神戰術；在作用上，不是直接的攻城，而是直接的攻心。

（二）『宣傳戰』是國軍統帥上的主要部分。因爲在演進着的歷史告訴我們：在戰爭指導上，其力量——不管是有形的或無形的——的根源，時代已經跳出了英雄的乾綱獨斷，而走入了民主的道路；假使民衆對於政略不了解信任，統帥立刻就失去了它底力的源泉。所以陳先生說：『任勞動者人民，事生產者人民，出賦稅者人民，服兵役者人民，所以守國家之土地，固國家之主權，又莫

非人民；則國家之任何政策，人民不了解而擁護之，在道理上爲不可通，在事實上爲不能行。……求其可通而能行，宣傳乃爲獨一無二之手段。』（本書頁五二）

（三）本書是超陸軍大學校以往歷史的研究。我國從改練新軍以來，悠悠忽忽地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；所謂新兵學者，我們祇看見逐漸在增加條文的『戰鬥綱要』；雖然有時候也看得見關於統帥學的一些書籍，然而總不過是在那兒論列兵力，比較時地；若說這就可以圓活地指導戰爭，可以操着必勝之券，朋友！你相信嗎？再則，國家的軍官教育，祇以養成神明其人的將才爲目的，而不能以時代的民主精神爲中心，自然讓北洋系一類的魔鬼出來吃人了；說是這樣就能把中華民族復興起來，朋友！你又相信不？本書產生了，這纔完成了超攻城的攻心戰術，這纔在殺氣騰

騰的壁壘裹樹立起反英雄主義的民主大旗；那麼，本書的產生，在我們軍學界中，誰又能說不是一個新紀元呢？我敢斷然地說：從這個新紀元起，我們的同學，操着未來戰爭的左券了；而且能把北洋系一類的魔鬼徹底肅清，顯出我們學校是『民衆的武力』的製造廠。

上述的本書概念，也許是不甚完全；我相信：要給這本宣傳戰寫一個完全的概念出來，且讓我再讀三遍，看看如何。不過，我雖僅讀了一遍，却是很忠實地讀了一遍；如果在生理關係上，忠實是可靠的，這概念便不失爲一個概念。

朋友！你讀下去吧！讓我們的生命之流順暢地流，流！

吳橋，李乾德，民二〇，二，二，寫在陸大。

宣
傳
戰

郭序

浴新學長，近著宣傳戰一書，乃現代攻心戰術之最大創作。夫『攻心爲上，攻城爲下』之說，久爲兵家所服膺，然吾聞其語，而未見有爲系統之研究者；上智不作，中材相沿，以致莘莘學子之習兵略者，咸薈萃精力於攻城之學，而忽乎攻心之道，良可慨已！去年魯豫戰雲瀰漫時，余每見北平人士，對於報紙披露之公電，及個人或某一方面之機關通信社所發佈之消息，都不重視；而對於外國通信社如路透等所傳播之電信，則爭以先睹爲快，且大部信任之。又見一般每晨閱讀多種本國報紙，皆似不甚當意，而必欲索外人報紙閱讀之；其於外國文不盡了了者，則多方向能暢閱者探詢，一若非此無由知時局之真象然。原夫公電及個人或某一方面之機關通信社與報紙，不善隱蔽其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

，使人明識其有政治作用，以爲不如置身政治漩渦外之外人通信社及報紙之不如左右袒，而較能作真實事象之報告。此種社會心理何自構成乎？即因外人善用攻心戰術，而我則否。蓋外人力求隱蔽其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，於次要及一般消息，確能以真象告人；倘遇與其自國有重大密切關係之最重要消息，有秘而不宣之必要，且有捏爲與事象相反之報告之必要時，乃利用社會平昔對彼之信任而進行有效之欺騙宣傳矣。不特此也，於更必要時，彼且將以巧妙方法遮飾其帝國主義之猙獰本相，而爲貌似正義真理之言論，使人服其麻醉劑而贊爲醇醪；極其量之所至，乃可以亡人國家，滅人種族，猶使人認爲天經地義。嗚呼！我愛國之將校，讀是書也，其將急起謀宣傳戰之運行，以挽回垂墮之人心也歟！是書以明暢之理論，鑄爲方案；以確當之方案，歸納理論；非尙

空談，乃重實驗；其精微奧妙，博大淵深，所以蔚爲現代攻心戰術之最大創作者，非余片言所能概述，是在讀者之潛心領會焉耳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四日，大名郭殿丞序於北平。

宣
傳
戰

丁序

話說一千八百三十年，法蘭西查理第十被逐走了；這個消息傳到比利時，夥頤，那還了得！『法國人做得到，難道比國人就幹不了？』差不多每一個比利時人都這樣說。剛剛在這個節關眼兒，不魯捨拉劇場演戲，那故事是有名的馬撒羅尼舉義兵於拿破理，夥頤，更了不得！一大羣人從劇場裏跑出來，『幹呀！這是我們的時候了！』在這個叫聲之下，荷蘭新黨報館被搗毀了，宰相被打得落花流水了，比利時宣告獨立了——雖然他們還經過了相當時間的艱苦奮鬥。

話說俄國革命之初，受所謂白色聯軍的包圍，那的確是諸葛孔明所謂『國家存亡危急』的年頭兒喇！當法軍要從黑海進攻俄境的當兒，你猜列寧他們怎麼着？調兵遣將去硬幹吧？別說是新敗